



另类奢华之五——

## 先做最好的自己

■ 邓明

某年三八节女生文艺汇演，我们班表演完了，我从大礼堂后台出来，在黑漆漆人挤人的过道里被拉住：这里有个记者要找你。人缝里挤过来一个轮廓，只看到眼睛激动得在黑暗里闪闪发光：我是香港《文汇报》记者，你们的节目太棒了！我照了些相片，明天发在报纸上，可以吗？你们这创意怎么来的？怎么做到的？听见台上宣布我们得了第一，我敷衍她两句就跑了。这原因我要真说了估计报纸就上不去了。那是因为啊，我们都木有男朋友，所以啊，我们就搞了这么个东东出来伤害一下校园里的恩爱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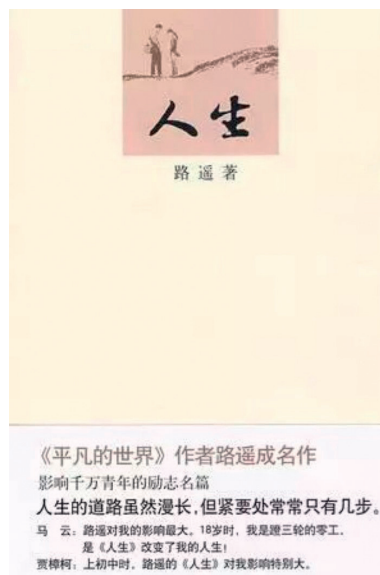
各位清华男生女生们，不要以为外语系的女生行情好，其实提起来都是泪。本系男生少，外系的无事不敢登三宝殿，怕被看出司马昭之心。所以，我们班上大一时几乎没有女生在恋爱进行时！大一

的时候是有研究生哥哥群扑过来，有个妹子被拿下。后来发现不对头，说好的谈情说爱呢？你咋拿起精神导师的派头了？妹子上课要听老师的，下课要听男朋友的，分外不爽果断重回单身。这里问下撩过大一学妹的研哥哥们，拍着良心说是不是想练“萝莉养成大法”，企图按照心里的模版培养一个可心的媳妇儿，一辈子仰望听从你？

有个研哥撩学妹的过程是这样：约能约出来，恋却不让恋，问吧，妹子一不说YES，二不说NO。这师哥被吊在半空中不上不下，郁闷得今天去校河低头看水、明天到圆明园抬头望天，最终无功而返。要我说这师哥的五年本科算是白念了。那妹子高中刚毕业，除了跟男老师谈过话就没有跟异性打交道的经验值。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就算跟你说了YES，到头来可能你还得惨叫一声：

OH！NO！

要说大学的荷尔蒙乱窜都得赖高中管得太严。还是我们北大附中好，老师带着学生一起谈情说爱。不是活人之间互相谈，而是研究各种文学作品里的爱情观。当时路遥的成名作《人生》正火，主人公高加林上大学就甩了乡下的



路遥著《人生》

女朋友，被全国人民骂惨了！把当时十六、七岁的我给惹毛了，揪着关老师问：这高加林上了大学了就是跟乡下那姑娘没共同语言了，在一起不难受吗？关老师说当然难受啦！所以这小说告诉你们什么？不要早恋啊！你不知道将来自己会走得多高多远，那么早在一起分起来多麻烦啊！这话一语惊醒梦中人，我立刻举一反三意识到，陈世美千错万错错在结婚太早，如果得状元的时候是单身，那不就跟公主 happily ever after 吗！老师都管早恋，估计像关老师这样清新脱俗的不多，但真的讲道理。我们连自我都没找到，哪里懂得如何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终身伴侣。

这没在一棵树上吊着的感觉不要太好，清华的校园生活火热啊，我们就像财迷入了宝山，哪里闪光往哪儿钻。看到女生文艺汇演的布告，我手搭凉棚瞭望校园，诸葛亮上身开始沙盘推演都有哪些流行因素会出现在这个纯女生的舞台上——

会吹拉弹唱的女生，肯定各自上去来个《十面埋伏》啊，跳段或蒙古或新疆的舞，要么就是藏族舞“吧咋嘿”。这类才艺基本都是单兵作战，俺班

没有这么高端的人才储备，所以，NO！

唱歌的估计多，苏芮正当红，肯定有人要上去唱《奉献》，每次听到“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我都在心里默默接一句：你问谁呢？还肯定有人唱“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我”，听到这里我又想跟一句：你确定？我们外语系一不撞衫二不撞歌，所以，也NO！

木有过硬才艺的肯定玩儿配乐诗朗诵。最适合女生励志的必须是那首《致橡树》。音乐起，朗诵者目光坚定地望向虚无，缓慢而貌似压抑地朗诵：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文学真的离不开时代背景，这首诗当时的立意是要表达女人的独立与自尊。现在读的话，诗的结尾就不忍直视了：“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看见没，要人家个子高脚下还有地！可以解读成对高富帅的渴望了！朗诵技术含量忒低，还是NO！

那还有啥流行可以玩儿呢？交谊舞大家都会跳，可没有男生跳不成啊！慢着！慢着慢着慢着！谁说的谁说的谁说的？

没有男生就——反串啊！我想起班里四个高挑女生，170上下的高度，个个一头俏丽短发，平时进食堂，把两排桌子中间的过道都能走成T台。这要是一身全黑西装、黑领结在白衬衫领口一系再昂然一立，真男生也败了吧！

英五女生的特点，有三分颜色必须开间染坊出来！袁洁、苏琳、郭晓莹、邓洋四个女生听闻创意，立刻完成心理调适，决定从当天起就改跳男步了。毛青、梁群、张继红和我，服装是从北大借来的白纱宫廷范儿舞裙。八人女子天团一个中午就成军了。

表演形式有了，那内容呢？当年的我们，鄙视所有形式大于内容、技巧高于内涵的文艺作品，觉得那跟团体操健美操没啥区别。有人是不是怀疑我在暗讽某国际大导，别想太多，我就是这意思！

当时《红高粱》获了国际大奖，整个剧组来清华，大礼堂挤爆！我和同学只能在后排墙根找了个立足之地。台上著名的张导、顾摄影、巩女主和一票颠轿子的西北汉子排开（谁能帮着回忆一下姜文在不在）！分别汇报完为国争光的先进事迹后，让台下的热血粉丝们递条子提问。有一个问题

是：电影基本还原黄土高原原生态的人物造型，但女主的化妆似乎过于美化了，是否跟电影基调不合？巩姐姐回答说：啊呀清华学生太厉害了，这确实是个问题，没想到你们有这么专业的眼光！全场都被夸了，一片感觉良好的笑声。后一个问题接着给她：你被土匪抓进高粱地，就要悲剧时，为什么抽空回头那么妩媚地给姜文演的轿夫递了个眼波？啥寓意？

我听了这个问题当场兴奋指数飙升啊，这是女人用自己的性魅力激发男人的血性来自救啊！你们这个剧组牛，就是敢于抛开虚伪的礼教直视人性的需求啊！请收下我的膝盖吧！台上巩姐姐答：这个……那啥……也没想太多，导演让那么笑我就笑了……



电影《红高粱》海报

我当场熄火，完成了粉转路的过程，企图把送出去的崇拜从空气里捞回来。活动结束后张导们被架着才能走出礼堂，学生们各种试图摸他的光头。通过这事我悟到，每个人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些大牌巨星制作出来的东西，未必能够承载我们的境界，我们只是一厢情愿地觉着跟他们有共鸣。既然如此，不如用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感悟！

那我们来表达爱情吧！这是校园最流行的元素了！

这里又要来炫一下外语系的便利了。你们抱着录音机，一定会让人觉得是不务正业，而我趴录音机边上一会儿快进一会儿倒带，俺爹妈认为我在刻苦学习。其实我在选音

乐数拍子，同时在脑子里对应各种舞步。对外语系的歌颂真的停不下来，邓洋从系里拎了个双卡录音机回来，我俩挥退宿舍闲杂人等，开始音乐拼接工程。用眼神和手势追踪节拍，到了要截断的地方邓洋眼明手快“啪”一声按下“stop”键！数码科技还没诞生的时候，我们靠纯手工完成了精准的配乐。

既是表达爱情，那第一段必是“动心”，用的探戈舞曲《化妆舞会》。探戈的舞步充斥了各种亦步亦趋的试探、小心翼翼的配合。动心，本来就像一场盛大的化妆舞会，我们带上假面，渴望能够在人群中吸引到对方的关注。为了你能爱上我，我可以变成你喜欢的样子。真正的自我是什么，似乎不重要了。

第二段是“热恋”，跳的是快四。快四有飞扬的节奏和令人晕眩的舞步，像极了热恋人间的高度默契和互动。让我们一起满场飞吧！每一次旋转都能重回你的怀抱，每一次回眸都能撞上你的眼神。我们应该是找到了自己缺失的另一半吧，此生圆满不再孤单！

可人生已经如此艰难，我们不妨把它戳穿！第三段来了，主题是“分离”！用的曲子《最

后的华尔兹》。在哀伤的旋律里，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变化。孤独稚嫩的时候我们以为相爱会是永远，其实人世间分离才是最终的结局。同学会各奔东西，恋人会天涯陌路，把曾经的美好记忆留下，我们必将内心强大，从此可以独立但不会孤独。舞台上，一直抱在一起的舞伴，在旋转中松开了紧握的手，在继续的旋转中又松开了扶在腰间的手，我们越转越远，逐渐消失在两端的侧幕里，一只手还是伸向那曾经亲密的伙伴，既是不舍，更是挥别……幕落，音乐终！

那个《文汇报》的记者，应该是见识过无数才艺高超的表演，我们的舞蹈技法肯定无法类比，但她被打动得泪光闪闪。而我们八个女生，也在男生缺席的情况下，完成了一场情爱的演练。很有深意的是，我们如今能精准回忆起“动心”和“分离”的曲目，“热恋”那段却谁都想不起来了。是因为烟花易冷吗？

经此一役，我们英五女子天团从此在原创艺术的路上一路狂飙。表现形式从交谊舞升级到现代舞，主题从小情小爱扩展到内心的成长。经常性的集体创作给恋爱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扰。某女



收录“The Last Waltz”的专辑“Baladas de Amor”封面

生的男朋友悲愤地发现，别人的情敌是男生，他的情敌是英五全班女生。我们要练舞了、要做服装了、要彩排了，你自己玩儿去吧。

当年我们彩排，空荡的礼堂就看我们闹腾，撸胳膊挽袖子各种上蹿下跳，“黄蓉暉你看一下灯光角度。”“邓洋看地板够滑吗能月球漫步吗？”“齐婕放音乐听下效果！”“哪位去礼堂后排看一下效果？”“再来最后一遍啊！”

原本以为这样的日子一去

不复返了。最近发现学校兴起了毕业三十年庆典的风潮，我们这还差好几年的都开始躁动了。英五尴尬地要跟四字班一起混，大家好像不是很熟啊！能玩儿到一起吗？比如你们一桌桌正襟危坐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求关掉场里所有的灯，就留一束追光在场中，我们走过去抬手一指天花板：来！咱把这屋顶掀了！然后《Here's to Never Growing Up》的歌声响起，其余的画面自行脑补！如果这么玩儿，你们，一起来吧！